

◎ 浓浓的北方风情，浓浓的乡土气息。诗的意境，诗的语言，酿造出浓浓的诗的氛围，使其小说境界高远，诗意葱茏……



张玉良小说精选

◎ 张玉良 著

【下卷】

ZHANGYULIANGXIAOSHUOJINGXUAN



三晋出版社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浓浓的北方风情，浓浓的乡土气息。诗的意境，诗的语言，酿造出浓浓的诗的氛围，使其小说境界高远，诗意葱茏……

张玉良小说精选

◎张玉良 著

【下卷】

ZHANGYULIANGXIAOSHUOJINGXUAN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玉良小说精选(下卷) 张玉良著. —太原:三晋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457-0422-8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2053 号

张玉良小说精选(下卷)

著 者:张玉良

责任编辑:朱慧峰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承 印 者:太原市金容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28.5

字 数:780 千字

印 数:1-500 套

版 次:2011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7-0422-8

定 价:118.00 元(含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 段崇轩

近年来,陆陆续续,为不少作家的书写过序言,仔细想来,有相当一部分是“逼上梁山”。而给张玉良先生的小说精选作序,则是我心甘情愿的。一为了我们 20 多年的情谊,二为了重读他的作品。

当我初读、重读了他的部分作品,突然觉得,有一种强烈的新鲜感、惊讶感袭击了我。就像在深山老林中,走着走着,蓦地发现了一棵珍稀树种,它独具风姿,郁郁葱葱,兀自立在那儿,让人有一种“发现”的惊喜!张玉良的小说不能说不熟悉。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创作了一大批小说,大半我都看过,甚至是草稿的第一读者,我只觉得他的小说题材新颖、意蕴深远、构思巧妙,熔书卷气与乡野味为一炉。但却没有系统阅读,形不成完整的、深入的理性认识。他探索的是一条诗意小说的路子,这一点我和文友们都注意到了,但同样没有系统研究他的这一艺术特征的形态、价值、意义等。我们对诗意小说有点隔膜、轻视。现在重读这些 10 年、20 年前的作品,不仅没有陈旧感,而是让人觉得鲜活如初、新意丰盈。他在多年前思考的社会人生问题,在今天依然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他孜孜探求的艺术模式与方法,在今天已被作家们普遍认同但能为者并不多见。他不仅是忻州,也是山西甚至全国,一位有成就的诗意小说家,但 20 年来却没有得到我们的足够重视、发掘和推举。这是文学界的失察、是评论家的失职!尤其是我更应负一份责任。

也许是我与张玉良的私交影响了我对他小说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山西省忻州地区(市)文联《五台山》文艺杂志社,聚集了一批年轻而有实力的作家做编辑。其时正是新时期文学的涨潮时期,文学和作家在社会生活中备受青睐,许多青年做着“作家梦”。杂志主编是“山药蛋派”第二代传人杨茂林,副主编是文学评论家李文田。编辑先后有作家田昌安、张玉良、彭图,诗人周所同,还有搞评论的我。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精干强悍、富有理想、人际和睦的作家群体。不仅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各自的创作也蒸蒸日上。当然,强者相聚,“文人相轻”,各自都有思想、立场和个性,发生点矛盾、分歧、碰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是1982年“弃教从文”由山西大学中文系调回地区文联的,张玉良是1984年从忻州地区教育局调入文联的。他比我大12岁,都属龙,相差整一轮。也许是性格、志趣的相投,他一开始就把我当弟弟看待,而我也分明觉得他像一位兄长,关系似乎就更近一点。但我们从未点破这一层,他直呼我的名字,我则称他为“老张”,俨然是“忘年交”。我是一位比较理性、偶有偏激的人,与两位主编和几位同仁尚能和睦相处。而老张则性格耿直、爱憎分明、心直口快,常与同事发生一点争论,事后又嘻嘻哈哈。我与老张、彭图似乎成了“同盟军”,有时因一些小事引得两位主编不高兴,其实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那是一个大转折、大变革、大创造的“文艺复兴”式的时代,每个人都在为社会理想的实现和个人价值的体现而努力,个人利益和人际恩怨都化入了伟大的事业中。

我和张玉良的友情更多地体现在文学交往中。其时他刚刚转向小说创作不久,丰厚的生活积累,饱满的创作激情、喷涌的艺术灵感,使他的小说写作一发而不可收。他需要我这样一个倾听者、批评者。我的文学评论也同样需要他的创作实践的启迪、激发。他常常给我讲述生活故事、创作构想。或者把他写在笔记本上的小说初稿念给我听,像教师给学生朗诵课文一样,深情、缓慢、清晰,普通话中夹杂着一些笨笨的五台口音。我“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他则诚恳地倾听我的意见,只要说得在理,就不



惮修改。譬如他的《鹰》、《梧桐雨》等,就是在这种不断交流中完善的。到1987年,他已发表了三十多个中短篇小说,我欣然为他写了评论《在传统基础上的超越》,发表在《晋阳文艺》。我在文中说:“他努力从‘小我’的天地中超脱出来,表现广大人民、知识分子共同的情感、愿望、思想,赋予作品以较丰富的思想内涵;他着力开掘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站在审美的角度去观照、发现生活,使作品都带上了一种温馨的诗情画意;他在表现形式上刻意求新、不拘一格,竭力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使他的小说清新优美、多姿多彩。”这些看法似乎没有错,但却是笼统的、零碎的。我还说:“他用写诗的手法去写农村和农民,使小说都带有一种诗意美,就这一点看,他的小说有孙犁的韵味。”(《晋阳文艺》1988年第3期)这一观点已接近小说的内核了,但却浅尝辄止、未能展开。我对张玉良太熟悉了,更多看到的是他独特而鲜明的性格,看到的是他小说的各个侧面,而未能一把抓住其艺术核心。真正读懂张玉良的,倒是做文学编辑的王改瑛,她在报纸上发表了述评文章《张玉良的悲苦遭遇与诗意小说》,指出:从他的作品中“使读者看出张玉良走的不是‘山药蛋派’的路子。他循的是一条高雅而艰巨的诗意小说的途径。”(《忻州日报》2001年12月9日)王改瑛可谓老张的“知音”!

“梅花香自苦寒来”。张玉良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生涯确实充满坎坷。1963年他在大学读书期间,发表在《火花》杂志上的《村前流水长又长》四句短诗,被《诗刊》、《人民日报》等众多报刊转载评论获奖,使他一举成名。1964年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回五台县一所山区中学当教员,他忠诚教育、精心育人,曾被评为县、区、省级模范教师。同时继续坚持诗歌写作。1966年“文革”爆发,出身不好加上舞文弄墨,他遭受了当地驻军及学校红卫兵师生的批斗,在被无数次残酷折磨之后又被投入监狱,一年后获释被开除公职,发配本村劳动,成为一名下等农民。这一场近10年的人生劫难,使他遭受了巨大的身心折磨,耗费了宝贵的青春与才华。直到



1975年,他平反昭雪,恢复工作、重返讲坛。在新时期文学的鼓动下,他一边教书,一边又重拾诗歌创作,先后发表了不少优秀诗作。1984年他调入忻州地区文联,却突然更弦易辙摆弄起小说来,《细雨儿纷纷》等的初试成功坚定了他作小说的决心。正如他所说:“我之所以由写诗而改写小说,并不是因为当时文坛小说走红而去追逐时尚,实实在在是我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所决定的。要想把我丰厚的生活积累所反映出来,诗歌这种体裁显然是有局限的。”(张玉良:《梧桐雨·后记》,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在写小说的同时,他还创作散文,以生活气息的浓郁和语言的优美而受到读者的喜爱。

但是,张玉良探索的诗意小说之路,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特别是山西文学界,并不那么通畅、宽广。

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历史中,其主流始终是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支流的诗意小说,虽然一直存在,但却瘦弱曲折,时断时续。就连它的概念也五花八门、未能统一。有的称诗化、诗意小说,有的叫抒情小说,有的呼散文化小说。但它的所指却是明确的。现代文学史上以废名、沈从文、师陀为代表的抒情小说潮流,当代文学史上以孙犁、汪曾祺、何立伟等为标志的散文化小说流派,都可称为诗意小说派。新时期文学中,汪曾祺的出现,承传和再造了文化抒情小说,影响了一批青年作家的创作,一时风生水起、蔚为壮观。但到90年代之后又渐趋式微。山西是一方现实主义文学重镇,几代作家奉行的大抵是关注现实变迁、反映民众生存、追求厚重品格这样的宏大叙事艺术,语境风格上有“山药旦派”之称。唯有这样的文学才能得到得天独厚的成长。山西有没有诗意小说家呢?也有。很少,不被人重视。故他们在山西文学格局中并未占据主导位置。张玉良的小说艺术追求显然与山西主流文学不大吻合,因此他的代表性作品大部分发在外省和全国一些重要刊物上,如《小说家》《天津文学》《奔流》《莽原》、《百花园》、《北方文学》等,有多篇在《中国文学》《小说月



报》《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而发表在《山西文学》《黄河》上的作品，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自然，张玉良生性耿直、不善交际、远离圈子，也是他难以得到山西乃至全国文学界关注和推举的原因之一。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不是山药蛋派，也不是荷花淀派，更不是什么先锋派。我属山西小说界一个不入流的异端人物。”其中有他的苦恼和激愤，我完全能理解。张玉良凭他的才华、实力和作品，本可以成为山西文学的重量级作家，并在全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但却始终没有。时也？命也？我不知道。

根深才能叶茂。张玉良的诗意小说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作家博采众长，取法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而形成的一种小说模式。中国古典文学他喜欢李白、陶渊明、曹雪芹等，现当代文学他景仰沈从文、汪曾祺、孙犁；外国文学他钟爱泰戈尔、屠格涅夫、施笃姆、马尔克斯、川端康成等，他们的作品都具有诗意品格，外国文学史上同样有一个诗意文学传统。张玉良的读书不算广，特别是不爱读理论书，但对上述经典作家的作品，他喜爱有加，常读常新，激发着他在诗意小说的路子上不断前行。从80年代初期开始，他创作了1部长篇小说、15部中篇小说、50余篇短篇小说，120余万字。其中多数是纯正的诗意小说，空灵、精致而优美。少数可称准现实主义小说，逼真、写实而浑厚，但也平添了一种浓浓的诗意情调。从题材上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对往事、特别是“文革”生活的回忆，二是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描写，三是对自然之美、兽性之美的展现。

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山西的重量级作家都有自己的套路、力作。张玉良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显得薄弱一些。譬如他的《扶贫序曲》、《桥》，都是写的扶贫工作队在农村的故事，在表现扶贫的艰难、农村的贫穷、农民的愚昧等方面，可谓逼真鲜活、力透纸背，但却少有对社会人生的深层思考。譬如《晨雾》写偏远农村因买卖妇女造成的畸形婚姻，《银盘》写山民银老汉与“小伙子”在银盘蘑菇上的义利冲突。两篇小说故事精彩、构思巧妙，颇有诗意色彩，但均是小制作，分量不足。这也许就是张玉良被忽



视的主要原因吧？而在回忆类小说、自然和动物小说中，则突出地体现了他在诗意小说创作上的特征和优势。

在小说中创造一种诗情画意式的美的意境，是张玉良小说的魅力所在。张玉良迷恋诗歌几十年，诗对意境、情调等的严格要求，锻炼了他的思维和灵感，使他在小说创作中自觉地融入了诗的元素。读他的小说，你会很快进入一种独特的境界中，让你流连忘返。譬如《笛韵》创造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重重大山、茫茫林海、鸟飞兽走，一位孤身老人，既看树木也护鸟兽，竟可以凭借一把竹笛，呼唤百鸟众兽，呈现出一幅天人合一的恢宏境界。再如《细雨儿纷纷》则是一幅宁静、朦胧、柔美的图画。寂静的河滩、清澈的小河、葱茏的苇地，都笼罩在一片纷纷细雨中，两个有情有意的青年男女，在一把红色大伞下打开心扉，走到了一起，写的是自然美、青春美、爱情美。此外，张玉良众多写人与动物的小说，每篇都有一种独特意境，令人神往、惊叹。

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好人情、人性，是张玉良小说的特别感人之处。张玉良说：“无论过去和现在，生活中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的东西往往是交织在一起而共同存在的。在十年浩劫中，假恶丑的东西甚嚣尘上，遮没了日月的光华。作为深受其害的我，在用文学作品反映那段生活的时候，笔锋所向却并不在于一味地揭露其黑暗面，而是更多地描写了在那灾难的岁月里人与人之间尚存的真挚的情谊与闪光的东西。我不是有意粉饰太平，而是在着意呼唤真善美的精灵。我常想，如果在那黑暗的年月，人性彻底泯灭，一切闪光的东西均不复存在了，那我们这个民族就不会发展到今天。因此我说，我所着意追求的实在是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了。”（张玉良：《梧桐雨·后记》）这一理念与孙犁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孙犁在创作中也是要避开丑恶的东西，突出人性中“美的极致”。譬如老张的长篇小说《乐土》，写的是“极左”路线横行时期的农村生活，但作者着力表现的是山里人善良而美好的品格，五台山乡村瑰丽的自然风光与纯



朴的民风民俗。譬如中篇小说《道场》，写的是“文革”时期的监狱内幕，有作者的某些生活经历和体验。在这群形形色色的“犯人”身上，既有罪恶、冤屈、内斗、告密、背叛等丑恶和黑暗的东西，亦有义气、关爱、抗争、友情、爱情等美好和光明的东西，洋溢着一种荡气回肠的艺术力量。还有《掏鸡粪的老头》塑造了一位朴实勤劳、真诚善良、尊重教师、知恩图报的老农民形象，与怕苦怕累、自私狭隘的教师形成鲜明对比，是对底层民众的深情歌颂。《梧桐雨》刻画了一位对落难丈夫忠贞不渝、细心关爱、精神支撑的平凡妻子——小蛾的形象，表达了丈夫“我”对妻子的感恩、赞美之情。《心迹》以美妙的画面、精心的构思，掀开了一位年轻尼姑热爱生活、向往大自然的内心一角。这三篇小说，可谓作者的短篇小说精品。

在人与动物的相处、比照中，揭示人性的恶和丑，凸显兽性的善和美，是张玉良诗意小说的最大亮点。张玉良说过：“人性不如兽性。兽性是一本展开的书，而人性是深藏起来的一把刀”。信哉斯言！这是他积半辈子的悲苦经历得出的哲理感悟。在他全部的小说中，写动物的就有 20 余篇之多。他写了牛、羊、狗、鹰、鸽子、狐狸、豹子、狼等等，而且写得生动鲜活、出神入化，赋予了一种灵性和神性，寄寓了作家的社会人生反思。这是他对中国文学的一份独特贡献。《空山》写的是人与羊的比较。杂交羊“倪灵”，高大矫健聪明，对主人忠诚义气，担当着羊群头领的使命，犹如雇佣了一位义务羊倌。而“我”为了一笔钱竟卖掉了它，最终又杀死了它，人的贪婪、无情、狠心暴露无遗。《黄虎》写人与狗的关系。伟岸凶猛的獒犬，几次救助家人，而在战乱荒年的大饥饿中，“我爷爷”为了家人，竟忍痛吊死黄虎分而食之，突显了人的自私、凶残。《狐精》写人与狐狸的博弈，猎人对山中的野物赶尽杀绝，最后一只狐狸在与人的智斗中，竟学会了人的逃避、伪装之术，末了人在死去的狐狸面前良心发现，将其安而葬之。《鸽魂》写的是人与鸽子的传奇故事。游子韩耐山对妻子、故乡、祖国的思念与忠诚，“深雨点”雄鸽的忠信、坚韧、不辱使命，人鸽相通、互相激



励,显示了世间的大善和大美的存在。《鹰》是张玉良动物小说的代表作,题材新异,意蕴深远,富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自由而强健的小红鹰,被猎手老耿捕获,它经历了熬炼、效劳、反叛、被救、殉情等一连串生的磨难和悲剧。它本是一只搏击长空、自由骄傲的雄鹰,却成为主人的工具和奴仆。主人的一次解救,竟使它打定了“相依为命”的决心。等到主人要还它自由的时候,它竟用以死殉情来报答主人的恩情。在这里,小红鹰不再是一只野禽,而成为一个寓体、象征。这种对自由的放弃、对主人的感恩、意识不到的奴性等,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各阶层人们的文化心理和道德人格。在这些动物小说中,隐含了作家对人性与兽性的反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感悟、对生态危机的忧患等等,在今天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张玉良的小说自然也有不足和缺陷。譬如思想视野还不够开阔、深沉,叙事语言的运用有的地方尚有造作、斧凿痕迹等。这些既与作者的思想艺术修养有关,也与诗意小说文体的局限有关。

世事推移,大浪淘沙。回首新时期文学数不胜数的作家作品,有的已成昨日黄花,有的历久而弥新。重读张玉良,你一定会获得一份新的惊喜、感动和启迪。

是为序

2011年7月8日于太原

(作者为一级作家,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内著名文学评论家)

目 录

下 卷

梧桐雨	1
道场	12
一绺如丝的长发	93
世路	125
清水河边	150
乐土	178
后记	444



梧桐雨

前言

学校家属院也有一株梧桐树。每当夜雨打在那肥大的梧桐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便难以成眠。

今夜,妻儿都熟睡了。梧桐雨又将我从梦中唤回,牵出那如烟的往事……

正文

我瘫软地倒在炕上,浑身像散了骨架。击倒我的不仅仅是过量的体力消耗,更主要的还是乡亲们那复杂的目光和我悒郁的心情。

小小的木屋充斥着浓重的夜色。小娥摸黑洗了锅,又在揩抹破躺柜上的瓶瓶罐罐,偶尔叮咣作响。她好像不累。她怎能不累呢?跟我干的是一样重的活儿:背土垫地。而且,每趟比我背得还多。

“省点力气留给明天吧!”我少气无力地说。内心话:甭说已经天黑。就是白天,像咱这样黑得发霉的人家旁人也是鲜少来的,揩抹它干甚哩!可她却不言声儿地忙着。整理好屋子竟又去扫院!在云里,还是在雾里?真是!

我瞪着眼。黑黝黝的席子顶棚像一本读不懂的天书。

“起来,给我把褂子脱下来。”小娥在黑暗中柔情地说。



“干甚？”

“我给你稍揉揉。”

“才刚穿两天，用不着洗。”我躺着不动。我已是入了另册的人，你还当我是位中学教师哩？成天跟泥土打交道，你能洗得行嘛！

“听话。”她一边轻轻抚我的脑袋，一边说，“克克身上的黑水，这可是咱的自由。”

她的话语很低，但却强烈地撞击着我的胸膛，撞出一股热，霎时流遍全身。

妻子的宽容，妻子的理解呀，这是人世上最大的幸福，更何况在我活到这种地步的时候！

被窝里，妻亲吻着我，百般的温情。

“你不嫌我……？”我问。

她娇嗔道：“看你，问得真没水平！”

她是红得发紫的贫农之女，我是蹲过大狱而后又被开除回乡的地主子弟。——活生生的现实不得不使我有如此的忧虑。隔壁我那位堂兄，就因为出身不好被斗，他的妻子已抛下他翻然而去了。

她入睡了，仰面躺着，打着轻轻的鼾声，而一条腿却勾在我的身上。“我最了解你。你没错。”临入睡时，她这样说。

她简短的话语像一丝春风吹入我沉闷的心湖，荡开一道道涟漪……

“他表现就是好嘛！”完小时，她作为少先队中队长，为我的入队问题跟辅导员老师争得面红耳赤。呵，那嵌在她眼眶里的两颗晶亮晶亮的泪珠呀！她理解我。

“给！”乘没人的机会，她将一小块俭省下来的窝头塞入我的衣兜，倏然间两条短辫一甩，扭身跑走了。初中时，我因享受不上助学金，生活陷入极度的困境。为俭省一点伙食费我常常忍饥挨饿。呵，那一块块千金难买的香甜的窝头呀！她理解我。



当我登上领奖台的时候，全校三百多名师生响起震耳欲聋的掌声——我在全区数学竞赛中夺魁，为县里争得了荣誉，学校破天荒给了我一点奖学金。站在排头的小娥，一边忘情地鼓掌，那泪水便如同小河一般地流淌。呵，她那悲喜交集的面容呀！她理解我。

正因为她理解我，便也就苦了她了。

一方斜斜的月光从窗纸射进来，她的脸上有斑驳的月色。我端详着她消瘦而秀气的面容，不由得在她腮上用劲亲了一下。

而我睡不着。地下铁丝上搭着两件洗过的衣裳：我的劳动布褂子和她那件结婚时穿过的蓝底红花衫儿。水珠落在地上，啪哒、啪哒地响，溅起一声声哀叹。几番抄家之后，我俩一人仅剩了这么一件像样的衣裳。真可谓一贫如洗了！

我们曾共同绘制过美好的小家庭的蓝图，不想竟被“文革”的暴风雨将其撕得粉碎！莫须有的罪名压到头上，一切美梦都不复存在了。只可怜小娥跟上我竟是这般的恹惶！

当晚，我梦见我的褂子被人偷了去。醒来，眼角似有泪痕。

还是背土垫地。我和妻习惯地将外套脱掉放在清水河边的大青石上。她的内衣是一件带补丁的短袖白衫。而我露出的是一件二股筋凉腰儿。虽然小娥在我们背篓的背绳上缝了厚厚的布垫，但沉重的负荷还是将那绳子深深地勒入我们的肩头，留下一道道黑红色的印记。妻见我的下唇咬出了血印，便替我扶扶眼镜说：“打熬一段时间，肩上勒出硬茧就不疼了。”

我无言以对。抬头望，天宇像一泓深不可测的湖水；放眼望，横亘四周的巍巍山峰逐渐向我走近；清水河里的波涛一鼓一跌，仿佛大地正在经受剧烈的阵痛。河面上吐出浓浓的水雾。

“歇吧！”队长陈五吆喝一声。人们像遇到大赦一般，将背篓一扔，呼啦一下跑开来。男人们聚到河滩上打扑克、闲聊天、捉虱子。女人们就聚



到河边蘸湿手绢擦擦脸,然后将手绢往石头上一晾,坐下来纳鞋底、掐草帽辫儿。人们不理我,我也不理人。我离得他们远远地坐在柔軟的青草上,背靠石头圪垯,嘴里咬一株嫩草,痴呆呆望蓝天上白云游荡、山鸟翱翔。落寞惆怅挤压着我的心。我曾向往成一只小鸟,活得自由而舒展;我曾想变做一朵云,在天旱时给禾苗以甘霖,在酷热的夏天,遮挡住火一般的日头,送给人间一缕阴凉……

不期然,小娥急慌慌走上前来,问道:“你的褂子哩?”

“不是跟你的放在一块儿吗?”我回答。

“没啦!我咋找也没得影儿。”她的脸急得红红的。蹉跎的岁月在她青春的额头留下两条细细的纹路。

“没不了。”我说。然而,就是找不见!

“毙了!穷——酸!”队长一面用劲摔着牌,一面高声叫着。这粗野的叫声带着一股刺人的火药味儿。

妻的脸色陡然一变。我俩走上前去,果见队长屁股下面露出我衣裳的一角。我的心一阵颤栗,恨不得照脸给他一记耳光。然而,潜意识的隐忍却急急告诫我:你不要忘了你的处境。

妻子的脸一会儿变红,一会儿变白,一会儿又变得青紫。她嘴唇哆嗦着正要发作,我急忙揉了她一下。于是,我们俩便装出没事儿的样子,站在旁边看他们打牌。然则,我的心却在呐喊:人生,人生!人生的滋味原本就是这样的吗?队长显然觉出了什么,便越发自豪地狠劲摔牌,每摔一下便要粗野地大叫一声。我知道他在向我示威:年轻漂亮的大学生,我就这样坐着你,你不服气吗?

我木然地站着。肩上无保留地袒露着带血的印记。小娥脸上掠过痛苦而鄙夷的笑。有两个打牌的后生交换一下眼色,同时将牌一扔,说:“不打了。”

“日你祖宗!”队长将牌一摔,胳膊在空中抡一个弧:“上吧!”于是,人



们又慢慢腾腾伸着懒腰站起来。妻从地上拾起被坐得皱皱巴巴、沾满泥土的褂子，“噗”、“噗”，狠劲抖了两下，然后红着脸走到河边，将衣服没入水中。搓揉一阵，又将其拉出来，并不拧水，湿淋淋地晾在一块干干净净的青石上。人们没言声儿，但都看得明白。队长睁大眼，狠狠地瞪着小娥的背影。我明白他眼里所含的内容。

第二天，我被升到了五类分子的“劳改队”。

“劳改队”的任务是上山砍葛针。砍掉葛针修“大寨田”。这话既累又苦，一不小心就会被葛针划破皮肉，或者扯烂衣裳。队长对人们说：“我看眼镜儿（对我的称呼）咋地保护他那件宝衣。”他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想方设法搞破我这件被小娥经常洗得干干净净的劳动布褂儿。待到我赤皮露肉无衣服可穿的时候大概也就不“穷酸”了。

我不知道我怎样得罪了队长。在小学的时候，我们还有过同窗共读的友谊。我们是无积怨可谈的。就说因他坐我的褂儿小娥对他不满，也实在犯不着他对我如此忌恨呀！想来想去，我明白了：在人们眼中我已不是过去的那个我了。虽然，我还是我。当今世界已没了我做人的权利，而我有时竟忘却这一点。我该怎么办呢？我赤裸裸地来到世界上，难道转眼间又要赤裸裸地回去吗？如水的年华，我不想就此了却一生！因而，我唯一的选择便只能是苟且偷生了。在清醒中糊涂，在糊涂中清醒。我当心在清醒中死去，然而，更害怕在糊涂中疯癫。

砍了一天葛针，手上划出许多血道儿，火辣辣地疼。小娥拉过我的手，鼓着腮帮儿吹，轻轻地，轻轻地……像春风抚摸着冻伤的大地。

“褂子钩破一个窟窿。”我闷闷地说。

“看见了。”她说得很轻松，“年底分了红，我给你做件新的。”

她真像一位慈母在哄劝自己受了委屈的孩子。我顶五分工，她顶六分，合起来不过一十一分。一工两角钱，充其量只有两角二分。唯恐挣不够口粮钱哩，哪还敢奢望有什么盈余。她娘家倒是光景不错，可小娥却因